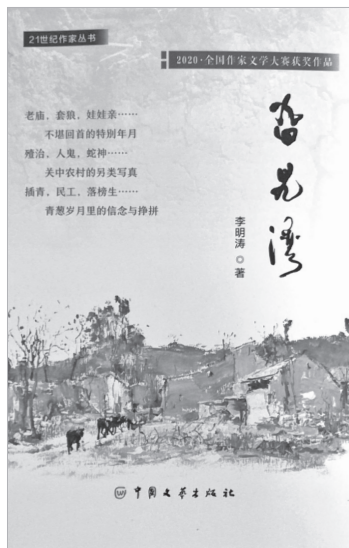


文心雕龙

在文学的土层深耕

——李明涛长篇小说《昏晃湾》序

◎吕向阳



这些年,我一直在关注传统文化根脉,包括文坛上空璀璨夺目的星象与轨迹,甚至一些覆盖着厚厚的尘土、被主人摞在墙屋昏晃的“老物件”。老物件身上往往蕴藏着历史传承的基因,厚厚的黄土层往往埋藏着矿石和宝贝。陕西有好多具有“乡土情怀”的作家,年复一年、月复一月地在自己脚下的土层里刨挖、深耕,用他们的力作立足于现代与当代文坛,成为中国文化之林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摆在我面前的,是厚厚的一本长篇小说《昏晃湾》。作者叫李明涛,笔名叶丛。

花了几个晚上时间,我把这本24万字的小说看完了。我不好说它与名家、大腕的区别在哪里,但是看得出,它是作者经历了长期的积累,而且用心打磨过的。从内容看,《昏晃湾》所记述的没有叱咤风云的大人物、大事件,可正是这些看似普通的人物,以及沟沟坎坎、坡坡坎坎发生的事情,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这本书把我们带进了一代人刻骨铭心的那个岁月,故事跌宕起伏,人物栩栩如生,就像大冬天啜了一碗羊杂碎,令人酣畅淋漓,很过瘾;又像喝了一碗风味独特的麻辣烫,令人回味无穷,很惬意。

从缺吃少穿到忆苦思甜,从学工学农、回乡务农到恢复高考……一时勾起多少五〇后、六〇后、七〇后难以抹去的回忆。明涛的《昏晃湾》是一部以板块式结构、长焦距镜头记录关中农村特殊年代的长幅卷轴。其中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两个重点人物或者重要事件,脉络清晰,

人物个性鲜明,性格迥异,看似独立成篇,却相互勾连,使那些在岁月长河里被淹没的故事、环境、人物呼之欲出,演电影般呈现在世人面前:生产队、知青、麦客、民工、民兵、“娃娃亲”……《昏晃湾》以写实性的表现手法,复现了四十多年前特殊的时代场景,记录了一系列普通人物的传奇故事、爱爱情结,再现了农村青年在逆境中拼搏、与命运抗衡的全过程,展陈了关中西部农村不一样的风土、民情与传统文化。整部作品以农村青年苍狗在逆境中的奋斗为主线,唤起人们对改革开放的深厚情怀。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明涛的文字功底颇深,很注重细节描写,字里行间充满了质朴浓郁的民俗风情。麦场里的露天电影、饲养室里的热炕、旷野里的“拉魂调”、民工棚里的开花乱弹,与人物的成长、命运紧紧捆扎在一起,让人赏心悦目,读起来不倦不累。在这本书里,关中农村流行的丢方、挖坑、耍女婿、一茬人忘不了的交猪、看秋、踏墙、炸土,以及小时候亲历过的偷瓜、套狼、捕蛇、逮蝎子……在他的笔下,是那么鲜活、灵动、真切!

在宝鸡日报社工作那几年,我跟他接触得较多。当时他已经是凌云电器集团的宣传部长,兼着宝鸡日报社《西部周末》编辑,业余时间来报社编稿子、划版。当时编辑不光是组版,每月都有任务稿,他便常以“叶丛”笔名在报刊上发表自己的小说、散文、随笔。报社因为《西部周末》在全国报业闻名遐迩。上世纪80年代,明涛就开始写小说,那时他还是个文学青年。三十出头的他,第一次写了个中篇就被《清明》杂志刊发,之后又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他可以说是继莫伸之后“陕派”荣登“国家级”中篇小说权威杂志的又一人物,给当时陕西文坛“放了一颗卫星”。“我是当年恢复高考后从农村考学出来的,我的身后总抱着长长的影子——那就是我的农村父母、亲朋好友、兄弟姐妹。”他曾经这样对我讲。我相信他没有撒谎,从这本书里,从主人公苍狗的身上,就能看到他的影子。

一个身上历史“烙印”太深的人,不管他身处何方,永远也摆脱不了以前那个自己。明涛从不张扬,也不爱出风头,在城市里工作了几十年,担任厂里的中干、当了三十年的《凌云报》总

编,如今到了“奔六”的年纪,见了大领导依然手足无措、局促不安。但如若谈及文学,他就像换了一个人,尤其操起笔来,文思泉涌,胆气顿生——三十来岁时,给来宝讲课的路遥递条子,给陈忠实写长信。陈忠实有一次来宝鸡,就当面批评他:宝鸡多了一个不大的官人,陕西文坛少了一个不小的作家!挨陈忠实的“骂”使他下定了决心,也催生出他此前的作品集《首蓿地》。

正因为作者身上有农村生活深深的“烙印”,使得《昏晃湾》有血有肉,而且非常接地气。

我以为,不管是现实主义作品还是现代主义作品,任何一部小说都是作者在人生体验的基础上加以虚构的结晶。作家没有人生体验就很难写出贴近生活、贴近民众的扛鼎之作。优秀的作品往往是作家在生活沃土里“深耕”的产物,必须经过对生活的体味、过滤和升华。通过作家独到的视角展示于世人面前的,才能非同一般。只有用灵魂、用心血打造出来的作品,才能拨动人们的心弦,产生共振,引发思考和回味。纵观当今文坛,著书立作的熙熙攘攘,但真正有热度、有情采、有“人气”的又有多少?明涛是一个善于动脑筋琢磨、喜欢独立思考的人,能在岁月冲刷过的泥沙里淘金,本身就是对生活执着的积累。坎坷与阅历往往是一笔财富——它能使一个人变得成熟、坚强,对作家而言,乃是一生受用不尽的素材。

厚重的东西,往往是被时间沉淀了的尤物。作家只有在自己所熟悉的土层里深耕细作,不断地挖掘,这样的作品才会经得起历史的考验、时代的考验和受众群体的考验,就一定会写出拿得出手、对得起读者的精品。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宝鸡市文联主席)



不只揭开鳌山的神秘面纱

——浅谈李明绪、李喜《大秦岭之魂：鳌山探秘》的编著价值

◎柏相



林语堂先生曾说：“没有幽默滋润的国民，其文化必日趋虚伪，生活必日趋欺诈，思想必日趋迂腐，文学必日趋干枯，而人的心灵必日趋顽固。”其实，没有山水滋润的人，又何尝不是如此。“放情于天地外，得气于山水间。”李明绪、李喜两位宝鸡户外运动运动的引领者共同编著的《大秦岭之魂：鳌山探秘》一书由陕西旅游出版社出版，既为李明绪先生“大秦岭巅峰三部曲”的写作计划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也填补了中国出版史上“从古至今写鳌山的书几乎为零”的图文空白。

图文并茂、装帧精美的《大秦岭之魂：鳌山探秘》一书的前四章，分别以“神鳌之山”“大秦岭的第二高峰”“天路风光”“龙脊奇景”为章题，从鳌山的神话传说、历史名人、地质地形、气象气候、森林植被、山路兽道、鳌山十景等多个侧面，较为系统地编写了被大秦岭主峰——太白山的光辉一直遮蔽的大美鳌山的野生动植物的独特与自然山水风光的神奇，是这部书知识性与趣味性并重、艺术性与思想性互生、个人小我与自然大我高度呼应的一部分。第五章以“鳌太穿越”为中心，从鳌太穿越的路线、鳌太穿越的基本知识、鳌太穿越的装备与饮食准备、鳌太穿越的基本攻略等角度，提出了科学穿越、安全穿越、环保穿越的户外运动理念，可以说是李明绪、李喜两位先生这么多年来户外运动经验的高度总结与集大成式的展示，是这部书极具研究与推介价值的精华部分。第六章至第八章，分别以“咀头盆地”“岭南九寨”“桃川河谷”为章题，非常精当地介绍了秦岭南坡与秦岭北坡的民居民俗、文化遗迹和自然风貌，使大秦岭以太白山与鳌山为核心的陕西境内的山水美景与人文气质，更加完整、饱满、莹润、超群与熠熠生辉。

集地质考究、美景介绍、户外探险攻略与个人心灵荡涤于一身的这部

《大秦岭之魂：鳌山探秘》，小而言之，是作者老有所乐、老有所为、老有所钟、老有所立、老有所奉的夕阳红精神的彰显，也是作者对家乡宝鸡新时代山水文化建设的一份独特且卓越的贡献；大而言之，是当代宝鸡人敢想敢闯、勇于探索、竭力奋进的精神缩影，是当代宝鸡人在这伟大的盛世热爱自然、享受自然，热爱生命、享受生命的最为崇高的人文气质的诗性渗透。

于喜欢探险、钟情鳌山穿越的广大户外运动爱好者而言，这部书极具指南性质和收藏价值。于鳌山所在地域的广大老百姓和政府而言，这部书极具旅游新线路开发的前瞻性质与调研价值。于热爱山水摄影的广大摄影家和摄影爱好者而言，这部书所介绍的鳌山雄姿与神奇壮景，也极具召唤性与诱惑力。

作为“中国十大非著名山峰”之一的鳌山，许多年以来，因为诸多鲜为人知的原因，一直“养在深闺人未识”。李明绪、李喜两位作家的《大秦岭之魂：鳌山探秘》一书的出版，不仅仅揭开亿万万年之久的鳌山神秘面纱，而且在更为广阔的山水旅游、山水文化、与行走文学的多重范围内，为现代宝鸡树碑，为当代秦岭立传。

(作者系宝鸡市现代文学学会副会长、宝鸡市职工文联作家协会副主席、宝鸡文理学院陕西文学研究所特聘研究员)

第一书记

◎王宝存



李锁成把摩托车停了下来,又紧张又害怕。他埋怨老板给他安排这趟差事,更埋怨自己倒霉,遇上这种事情。他回过头,远远看见老人还在路上躺着,周围依旧不见一人。这时,良心驱使他不能有别的选择,必须去救人。是啊,必须救人,现在!大不了被老板开除,大不了被老人诬陷。没事,自己先光棍一条,穷光蛋一个,还能咋,只要良心是安稳的,一辈子都不后悔!

李锁成立即拨打了“120”,同时,掉转摩托车返回老人跟前。他将老人抱到了树荫下,一边给老人擦手上的血迹,一边焦急地等待着救护车的到来。

在西府市人民医院急救中心,经过医护人员及时抢救,老人终于醒了过来。医生说,老人有高血压、脑梗病史,如果晚一点送来就危险了。

老板解释时,发现屏幕上有一个未接电话,都是老板打来的。他赶紧给老板回拨了过去,诉说自己路上遇到的事情,最后又补充说愿意用自己的工资将餐馆的损失补上。

老板没有多说,只一句话:“回来再说!”

不多时,老人的家人来了,老的小的,把急救室围了个水泄不通。

一阵虚惊后,老人把李锁成叫到身边,他拉着李锁成的手给家人说:“多亏了这个小伙子,要不然,我今儿就活到头了。”说着眼泪就出来了。

老人的家人纷纷对李锁成表示感谢,老人的儿子更是慷慨,当即从兜里掏出一千元钱塞到李锁成的手里。李锁成死活不要,老人的儿子把李锁成领到饭馆请吃了一顿饭。

李锁成回到老家泡馍馆时,所有的客人都走了。他找到老板说:“是我把咱的生意耽搁了。”

老板从椅子上站了起来,从上到下把李锁成看了一番,说:

“你是个好人,我不但不怪你,还要表扬你。明天,我给你一天假,你去西府洗个澡,买一身衣服,然后,再把你的半截牙补齐!”说着,从抽屉里取出一个沓钱塞到了李锁成手里。

“我不去。”李锁成推辞说。

“为啥?”老板问。

“我没钱还你!”李锁成说。

“谁要你还,拿着!”老板把钱塞到李锁成手里,似乎在命令。

李锁成看了看老板,只得硬着头皮把钱接了下来。

次日,李锁成按照老板命令把自己收拾了一番,他站在镜子前一照,真像换了个人似的,连自己也不敢相信。

老板乐了,把李锁成叫到自己的办公室说:“小李啊,你来我这里多长时间了?”

“一个多月。”

“手艺学得咋样了?”

“能做,但心里还是没底。”

“那就好!”老板说,“你不是想开个烧烤店吗?我就把高新区五路的店面转给你,你可要好好经营。”

“我……”面对这样的喜讯,

李锁成受宠若惊,激动得不知该说什么。

是啊,人生就是这样,有时候你拼命地去奋斗、努力,不一定能达到自己的目的;有时候你放松心态、顺应自然,往往还会收到意想不到的结果。

其实,李锁成是有准备的,他来这里的目的就是要学个手艺,开个自己的店面,但没有想到这个店面来得这么容易,他真是太激动了,也太幸运了。但是,李锁成又想,他虽然能独立操作,烤出来的肉串、拌出来的小菜已经和师傅做的没有两样,但还是底气不足。另外,老板对他这么好,他来学手艺不但不交学费,还管吃管住,一月给两千元零花钱,他真舍不得老板,舍不得这里。

老板似乎看出了李锁成的心思,他说:“你别害怕,做生意其实没有什么奥秘,只要诚实、厚道、肯吃苦,就一定能做好。我已经观察你多次了,你是个心地善良的人,也很有想法,这样的人一定会干好的,你放心去干吧。就冲着你是个好人,第一年

我给你不要租金!”

李锁成的眼眶里洋溢着泪水,他打心里感激自己的老板。李锁成及时把消息告诉给何振鹏,何振鹏很高兴,第二天一大早就来到老兰家泡馍馆,当面向老板表示感谢,与此同时,还把四万元的政府扶持贷款送到李锁成手里。

有了何振鹏和老板的支持与帮助,李锁成的烧烤店很快就开业了,这是簸箕庄村的村民在西府开办的第一个店。

八

眨眼间到了中秋。屈指算来,何振鹏来簸箕庄村担任第一书记已经多半年时间了。在这个村子,已经很少看到有人在一起拉话堆、闲聊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职业、每个家都有自己的产业。

一天上午,何振鹏和几个村干部去山上查看花椒树苗的生长情况,不意间发现簸箕庄村的山体正好朝南,而且山坡均匀无遮挡,光照十分充足,很适合建光伏电站。他立马回到县城请来供电公司专家进行考察,果然得到专家的认同。之后,他又四处打探,争取到西府一家电力公司光伏发电扶贫项目,通过政府扶贫、电力公司员工捐助、村民入股的形式筹措了八十多万元,在簸箕庄村建立了光伏电站。除给入股村民进行分红之外,剩余收入全部用于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和贫困户生活保障之中。

2018年的春节,是簸箕庄村有史以来最热闹的一个春节,在外打工的男男女女全部回到了村子。刘山娃也回来了,原来,这小子和父亲发生争吵后,找了一份搞装修的工作。半年多时间,他就挣了四万多元,他说过完年还准备带几个村上的年轻人一块干。

一天上午,何振鹏在簸箕庄村文化活动的建设工地指挥施工,突然,他身子一歪倒在了地上,现场的人立即把他送到了龙县医院,被诊断为贫血、营养不良、疲劳过度。医生要求他住院治疗,然而,何振鹏没听医生的,他挂完两瓶液体,带上药又回到簸箕庄村。当他走进村委会大院时,发现大院里聚集了许多村民,何振鹏以为谁家出了什么事,正想问个究竟,妇女主任刘翠莲分开人群,跑过来告诉他说:“大家听说你晕倒了,送到了医院,都很担心,正准备去医院看你哩,你咋回来了?”

何振鹏没有回答,他慢慢地走到人群中间,和村民们一一握手,与此同时,两行泪从他疲惫的眼眶里满了出来,落在了地上。

作品
连载 (完)